

— 绿水长流 —

QINGSHAN BU LAO SHUI CHANGLIU

青山不老水长流

王晓勇 主编

 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— 绿水长流 —

青山不老水长流

王晓勇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山不老水长流 / 王晓勇主编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
2017.12

(绿水长流)

ISBN 978-7-5526-3074-9

I. ①青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5756 号

青山不老水长流

王晓勇 主编

责任编辑 张丽萍 苗梁婕
责任校对 朱璐艳 李 强
装帧设计 金字斋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(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)
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0
字 数 130 千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3074-9
定 价 26.00 元

如发现缺页或倒装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: 0574-83875165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辑

以水为鉴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所有的动静都与水有关 | / 赖赛飞 003 |
| 芦江水清鱼先知 | / 徐水法 007 |
| 大河流水 | / 寒 石 011 |
| 偕爱侣共游,看漫湖碧透 | / 冯秋玲 015 |
| 一个回来的梦 | / 佚 名 018 |
| 一条大河江 | / 沈伟恒 022 |
| 童年的小河 | / 史康美 027 |
| 一碗田螺 | / 王 梁 033 |
| 河水清清情悠悠 | / 王祝芳 036 |
| 河水清清涟漪长 | / 洪珏慧 039 |
| 甬水,我心中之水 | / 覃正波 042 |
| 治水与治人 | / 莫 非 046 |
| 老家门前的那条溪 | / 谢良宏 051 |
| 梦里水乡的“美丽工程” | / 杨杏未 054 |
| 治水畅想 | / 心 斋 057 |

第二辑

为水护航

- 大堰的笑声 / 蒋静波 060
保护母亲河 青春在行动 / 陆小川 063
池塘重生记 / 罗怡婷 066
一个新余姚人的治水梦 / 鲁永平 070
青山绿水好还乡 / 孙赛寅 075
吴公的心思 / 蔡菊香 079
清清之水 悠悠我梦 / 谢芬德 087
治水公仆孙海江 / 朱 勉 091
众心期盼清泉流 / 邹元辉 095

第三辑

品水之美

- 松溪,松溪 / 沐小风 103
水岸风情 / 施国康 109
老河 / 一 心 114
泗洲河畔,那亮丽的风景线 / 吴亚原 117
一座城市的筋脉 / 罗樱波 124
我家就在岸上住 / 许金达 127
山青水绿,人之向往 / 严明夫 132
大河今生 / 朱 坚 136
河流,终将是大地血脉 / 金 深 140
那条小河 / 项 超 143
施家村变迁 / 汤红梅 146
树阴照水爱晴柔 / 张 存 149
家乡的那条小溪 / 董秀英 151

- 编后记 / 154

第二辑 以水为鉴



所有的动静都与水有关

◎赖赛飞

近年来,岛上出现了新气象,归纳它却离不开一句老话:那些动静都与河流有关。

生在海岛这种地方,很容易自大,比如岛内唯一的一条主河道就被直接命名为大河。

我们住在岛中央,因此河要比海在童年留下更多美好的记忆,包括大河以及它众多的支流所构成的完整水系——完整到一次次溯及它的源头,顺着曲折幽深的山涧直到林深莫入为止,看见清清的水流被日光照彻,活跃在其中的小虾都是透明的。更多的是乘船顺流而下,与蟹壳青的河水一同浩浩荡荡穿过两岸团团绿荫以及良田屋舍。坐在敞篷船舱中,从船舷平望出去,汇入的支流逐渐多起来,交叉口的河面开阔如洋,直到出海口,在闸门处戛然而止。闸门没有完全封死,有水流日夜哗哗注入大海。

这就是一条河流的始终,但不是它命运的始终,也就不是留给一个人的印象的始终。

无论于人还是其他,主宰命运的不仅是自身,还有时代。就河流而

第一辑
以水为鉴

言,依照水为下、水有容的特点,它更容易处在被改变的地位。

一回首的工夫看见了历史,我在河岸行走的时候,这条河流的历史就这样奔涌而来。

随着上游水库的建立,河道的自然冲刷力减弱,人为疏浚停滞;沿河人家增多,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生活污水增多;畜牧养殖业发展,排放量大增……

这些一点点改变着这条大河,使它每况愈下,直到有一天,超过了它的自净能力。于是它成了一条不再通体干净的河流,某些支流甚至是不明液体的集合,完全丧失了河流的性质。相信很多河流有过相似经历,所以才需要人为的水质分级,从Ⅰ类直到劣Ⅴ类。

但这些都与人们近几十年来的动静有关,不是突然出现,更不是呼吁的时候才产生的。就像这段时间,我发现岛上的很多动静都继续围绕这条河流而发生。只不过从前是隐性的,现在是显性的;从前是负面的,现在是正面的而已。

最直接的是河道又开始了疏浚。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,我感到兴奋莫名,仿佛重温河流。从前疏浚都用人工,有一种热火朝天的现场感,现在用机械,不必兴师动众,很少引起人们的围观。

淤泥源源不断地被抽上来,河道渐渐恢复深度和宽度,开始还原河流应有的模样。当看见淤泥堆土如山,我被切实地震撼了:这条河流曾经承受了多少,经历了些什么!

欣慰之下,人们开始议论,怕它没过几年又变成老样子!

这不无道理,疏浚河道是最直接也是最末的一个环节。

仿佛是对这些疑虑的及时回应,岛上畜牧小区动工兴建,同时兴建的还有污水处理系统,流域内的养殖场则集中搬迁。

从去年开始,岛上的动静就特别大。镇上,每个村庄,从小区遍及散

落的村居，路面被打开，埋下污水管道。这意味着我们日常生活产生的所有污水都将被净化。在岛上，工业污染很少，这一点显得非常重要，几乎与每个岛上的人有关。同时，排污管网、水处理等概念在岛上也完全是些新生事物。

河岸上曾经消失的树木被重新栽种，我所知晓的计划里，还有花草、护坡……关于这条河，各种动静在不断延续。

开始有了专门清理河面的人，撑条小竹排，负责打捞出现的垃圾。虽然我以为不产生垃圾更好——垃圾被集中处理也已经很多年了。

天气好的时候，这看上去是份令人向往的职业，就像当年乘船顺流而下，两岸飘来草木的清新气息和泥土的醇厚气息。一种久违的淡淡水腥味在河面上浮动，这是岛上河流特有的味道，蕴含着陆上的新鲜地气和从前作为海港的悠远海味。

但所有这些都比不上给这条河流配备专门的看护者——河长。这份新出现的职业起码证实，人们眼里开始有河，而不是对其熟视无睹：正是自己的所有动静，最终对这条河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

这种影响是集体的、日积月累的，所以才延续了那么多年，直到由量变产生质变。

再一次想起了顺流而下，那时候，一船人是不费力的、松懈的，处在放任状态里。途中甚至有假寐的工夫，就像那些年我们放任一切进入河流，直接的或间接的，然后装作里面流动的依然是清水，而不是其他，只是尽量少去碰它。

然而水被污染的进程从未停止，我们一直在自食其果，留给我们装作看不见的时间是那样短暂。

现在起，正本清源，将过程先往反方向走一遍，这便是逆流而上，不进则退，需要同心协力，需要持之以恒，需要一点点负重前行。

对世界变化产生巨大影响的依然是人,尤其是对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水,对每一条母亲河。

因此有了岛上的动静、人们的动静,不无艰辛的,甚至是痛苦的。令行禁止之下的关停、搬迁、改造,各种干预,与自身的不良习惯一一做斗争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过程。

从眼里有河,再到心中有水,将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。唯有心中有水,这水才能包含淡水和海水,包含天上尚在孕育的雨雪和看不见的地下水,包含从水库流向水厂再流入千家万户的每一滴自来水……

如何珍惜它,这取决于我们的一举一动——在此,所有的动静都与水有关,而不仅仅是河流。同样,你住在水边的时候与之有关,住进城里、远离水源的时候依然脱不了干系。

水滋养万物,草木虫鱼、飞禽走兽。

愿河成为河,愿水成为水,愿人类不是唯一拥有使用清水特权的物种。

芦江水清鱼先知

◎徐水法

今春,做客岳父家。饭桌上,妻弟提议去芦江钓鱼,我说:“你别开玩笑,芦江的鱼还叫鱼吗?待会儿我上了你的车,说不定又把我拉到几十里外的养殖塘了。”

我爱钓鱼,早年在浙中山里老家,只能在村子四周的小池塘里过把瘾。直到二十多年前,发现岳父家边上随时可以垂钓的芦江,算是实实在在地过足了钓鱼瘾。

芦江是宁波北仑所辖柴桥镇的母亲河。这条哺育了千年古镇柴桥数万子民的小河,历史悠久,蜿蜒曲折着经过我岳父家所在的古村穿山,流入东海。村南就是北宋名臣王安石主政鄞县时修筑的穿山硤,历经千年风雨,依然护佑着芦江两岸的子民。

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到岳父家,正是酷暑难耐的季节,一天下来,最痛快和舒爽的就是一到傍晚,全身上下脱得只留一条短裤,往清水粼粼的芦江一跳,澄清的水流淹没全身,顿时清凉无比、暑热全无。河不宽,几十米,立在水边,可以看见对岸的一切动静。水也不深,几十厘米到几米深浅,在岸边可以露出小半个身子,越到河中心水越深,不过最深也就两

◇
第一辑
以水为鉴

三米吧！

我总是挑一个水深一点的地方下水，一定要是个可以跳下去不会直接沉到水底的地方。不然一脚下去，已经踩到江底，脚底就会有被螺蛳、河蚌硌痛的“待遇”。第一次到芦江洗澡，刚站到水里，脚底就感觉被什么硬东西硌着了，于是屏住呼吸，钻入水里，伸手下去，从脚底下摸出硌脚的东西，原来是一颗很大的螺蛳（宁波人叫蛳螺）。再伸手稍微在边上一抓拉，发现江底都是螺蛳。第二天再去时，我带了一个脸盆，让它自己浮在水面上，我就钻入水里摸螺蛳。螺蛳很多，我发现只要离开经常有人洗澡和村里人日常洗涮的石板埠头，江底的螺蛳几乎是密密麻麻。我沉入水里后，只要摊开手掌，贴着江底泥平平地合拢双手，就能捧起大半手掌的螺蛳，放入脸盆，再挑出小的扔回江里。有时候螺蛳中夹杂着大大小小的河蚌、河虾。河蚌文气，放到哪里就在哪里待着，一动不动，偶尔会从紧闭着的壳缝里吐出水。河虾调皮，在脸盆里东蹦西跳，一会儿就蹦出脸盆外，逃生去了。

我满怀喜悦地捧着大半脸盆螺蛳回到岳父家时，却遭到了全家人的嬉笑，说身在海边，海鲜、河鲜根本吃不掉，谁还会去吃螺蛳啊！我这才明白，芦江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螺蛳。说归说，岳母还是施展手艺，烧了酱爆螺蛳、螺蛳汤等菜，让我大快朵颐。其中那碗色香味俱佳的螺蛳汤，我闻所未闻，入口更是莫名地鲜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岳父说螺蛳、河蚌是芦江里没人吃的东西，各种河鱼才是芦江的时鲜和美味。当晚，岳父说带我去开开眼界。饭后，岳父扛着渔具，带着我来到芦江边，随便找了个地方便打开渔具。原来那是张四角渔网，用四根竹竿系住网的四角，再把竹竿的一头扎在一起，上头用一根长竹竿挑着，这种渔具平时只能在书上、影视剧里看到。只见岳父高高地举起已经绑扎完毕的渔网，慢慢放在离岸两三米远的水里，一直到渔网的四角全部沉到水下为止。几分钟后，岳父开始屏住呼吸，双手轻轻地把手中的竹竿向上

提,动作温柔,这和平时做事干脆利落、说话声音洪亮的他完全不同。待到渔网的四角都露出水面后,岳父一下子猛力提高竹竿,这时候河水和被兜上来的鱼的重量使得四角渔网的中间沉下一截,形成一个网袋。“噼里啪啦”的声音随之响起,哪怕只有一条鱼,击打的水声也特别夸张,传得很远。岳父把举高的竹竿底部拄在地上,将已经提上水面的渔网转个圈,放到岸边的地上,我就赶忙上前去网里抓鱼,放到带去的水桶里。不知道是岳父抓鱼的技术好,还是芦江里的鱼多,没有一网是空的,少则两三条,多则六七条,“噼里啪啦”的声音响个不停,大多是一两斤重的鲢鱼、鳊鱼,让我这个在山里长大的人大开眼界。芦江边的人家真幸福,水里的鱼虾就像我山里老家树上无主的野果野花一样,居然可以随时抓取,成为饭桌上的一道佳肴。岳父心善,抓了十几条后,把一斤左右的都放回了芦江,带着我回了家。

于是,连续几天,岳母大显身手,红烧酱汁鱼、清蒸鱼,每顿变换着花样,让我大快朵颐。想起来都口舌生津的是那外焦里嫩的香酥熏鱼片,我是百吃不厌。回家后,我特意让妻子从菜场买来鱼制作熏鱼片,谁知怎么也做不出芦江鱼的鲜美来。

于芦江而言,一两斤的鱼根本不算鱼。记忆中有个晚上,妻子说带我去看抓鱼,原来是离村不远的穿山硐开闸放水,我们看到闸门边的两岸挤满了人,有人拿着长长的鱼叉在叉鱼,有人拿着网兜直接捞鱼,抓到大鱼的惊呼声此起彼伏。我们不抓鱼,只在人群中看他们的胜利成果,看见的居然都是几斤的鱼,十几斤的也有好多条,看得我血脉贲张、咋舌不已,恨不得也有一把鱼叉,直接往那开闸之水中叉下去。

这样的好日子延续了没多久,村子周边的田地就先后被征用,变成了鳞次栉比的企业厂房。厂里的污水直接排进了芦江,岸边有一些存放农家肥料的大缸,原本都可以用在田地里,现在没有田地了,漫溢的脏水也

就直接流进了芦江。原本绿草茵茵的芦江两岸，到处都是东一堆西一摊的垃圾。记得有一年，岳父走过江边，耳边传来轻微的小鸡啾鸣声，闻声找去，发现江边一大堆刚从附近孵坊厂倒出来的垃圾里，有几只没死的小鸡，岳父心疼地捡了回来。那一年春节，我去岳父家，不仅吃到了家养的鸡肉，还带回了一整只杀好的鸡。

水渐次变混浊了，江岸成了垃圾场，芦江早已失去旧时风貌，一阵风吹过，老远就能闻到刺鼻的异味。早年间，我总喜欢饭后去江边走走，看着芦江一天天沉沦，我只好改走村后的山路。每次站在山坡上，看着一年年被钢筋水泥吞噬得越来越少的土地，看着高高低低的烟囱里吞吐的烟雾，看着朝晖夕阳下流淌着褐色水流的芦江，心里真是莫名地难过，一阵阵地疼。

村前的芦江水已经没法下钓，即使有鱼，看着那一汪混浊得不堪入目的脏水，也不敢吃水里的鱼啊！知道我喜欢钓鱼的妻弟，总是早早打听好钓鱼的地方，我每次去岳父家做客，他都不辞辛劳地陪着我前去消磨时间。近十几年，周边几十公里的地方我几乎都涉足过。有次妻弟还专程带我去白峰沿海钓螃蟹，只是那里也是一片混浊的海水，根本看不到海天相映的蔚蓝。

岳母见我对妻弟的提议半信半疑，告诉我餐桌上的红烧鱼就是芦江的鱼，这让我有些惊讶。岳母是大榭岛上渔民的后代，平时对“水下饭”（指海鲜、河鲜）很有讲究，一般的海鲜、河鲜不一定入得了她的眼。芦江的鱼能够重新被岳母端上饭桌，说明芦江的水确实回到了二十年前的清澈程度，这也让我能够百分百相信妻弟的提议了。

我的眼中顿时变得潮湿，弥漫起往日芦江河水澄碧、雾岚氤氲的景象来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百闻不如一见，刚放下饭碗，我就催促妻弟赶紧收拾渔具，赶赴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后的芦江。

大河流水

◎寒 石

拥有一条大河,是一个地方的幸运。

尽管世上好多河是以地方命名的,但从时间、自然或历史角度来说,无疑是河成就地方,而非地方成就河。

余姚是一个地方,我们现在称之为城市;流经她身体的这条河,就以余姚命名,称余姚江(古时候也称舜江、舜水),简称姚江。余姚历史悠久。据考,见于文献记载的余姚自虞舜开始,先后有“舜耕历山”“禹藏秘图”之说。余姚秦时置县,计有 2200 多年历史。再往前,位于姚江畔的河姆渡古文化遗址证明,早在 7000 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定居,繁衍生息。世上任何一个地方,都有理由为拥有这样一段厚重的历史而感到荣耀、自豪。但是,可曾有人考证过身边这条河的历史纵深?而且,你不觉得余姚和她所拥有的璀璨人文就是因为仰仗了这条河吗?7000 多年前,当河姆渡的先人们选择在四明山下的姚江畔落脚定居时,其实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人类的智慧在于,即便是早期的人类,也能够从与自然的相处中找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自然条件与契机。

姚江发轫于四明山的崇山峻岭,隶属余姚大岚镇夏家岭村东的米岗

◇
第一辑
以水为鉴

头东坡是它的源头。它全长 106 公里,流域面积 2440 平方公里。作为一条河,百余公里的流程和两千多平方公里的流域,实在算不上大,但是,对于一脉对人类繁衍与发展有着卓越贡献的水系,它又无愧于“姚城的母亲河”这个称呼。发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,更是使这条全长仅百余公里的河流扬名世界,成为一条不折不扣的大河。

姚江之于人类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。

走出姚城之后,百里姚江沿四明山脚向东南方向逶迤蛇行,先后经余姚、江北和海曙,于宁波市中心三江口与甬上另一条大河奉化江汇流成甬江,东流入海。在浙东沿海这片富庶的土地上,姚江做了一趟精彩的惬意徜徉,把足迹嵌入大地,每一次逗留和回折,都为世间埋下一个惊人的伏笔。古往今来,人们深谙大自然的这种暗示与提醒。于是,我们看到,百里姚江如一条精美的玉带,把余姚、宁波两座浙东名城与四明山串起来,其间尚有梁弄、陆埠、大隐、高桥等古邑名镇,更有河姆渡古文化遗址、梁祝故里、湾头、三江口等自然文化景观点缀,犹如一串华丽的项链,把四明大地装扮得熠熠生辉。而与京杭大运河的有机衔接,不仅让姚江自身成为大运河浙东段的重要组成部分,更使大运河有了一个面向东海的开放型出口,横亘中国南北的这条人工开凿的大动脉被激活,能量以数倍增长。

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。尽管大河静时沉稳如岁月,深情款款,滋养着沿岸的土地和不息的生命;闹时亦可能暴躁如凶神恶煞,洪涝漫漶,蚀浪如潮,使灾难与死亡席卷沿岸生灵。但是,又有谁能长久背离水与河流?当一个生命来到世间,其血管注定要以河流的形式流走于体内,躯体注定要跟土地一样接受血液的营养与滋润。水是组成身体的最基本物质之一。缺水的身体,其皮肤与毛孔迟早会板结、龟裂,自然萌生的植株都将枯死。

说来惭愧,作为一个宁波人,我对姚江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。居住在这个城市,天天为生计奔波,在江上穿梭往来,行色匆匆,极少静下心来